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七 五十八

詳校官候補道監察御史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鑑卷五十七目錄

王十朋

上殿劄子

楊萬里

論神威疏

論選法在吏不在官

周必大

賜奉國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銖上表再辭免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威武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李顯忠辭免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尚書右僕射虞允文上表再辭免轉左光禄大夫特封成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不允批答

賜参知政事龔茂良上表再辭免進太上日歴特轉兩官依例加恩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顯謨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知潭州沈介乞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賜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禄大夫知福州陳俊卿乞改除一在外宫觀遣差不允詔

科舉詔

幸學詔

賜利州觀察使韓彦直辭免除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恩命不允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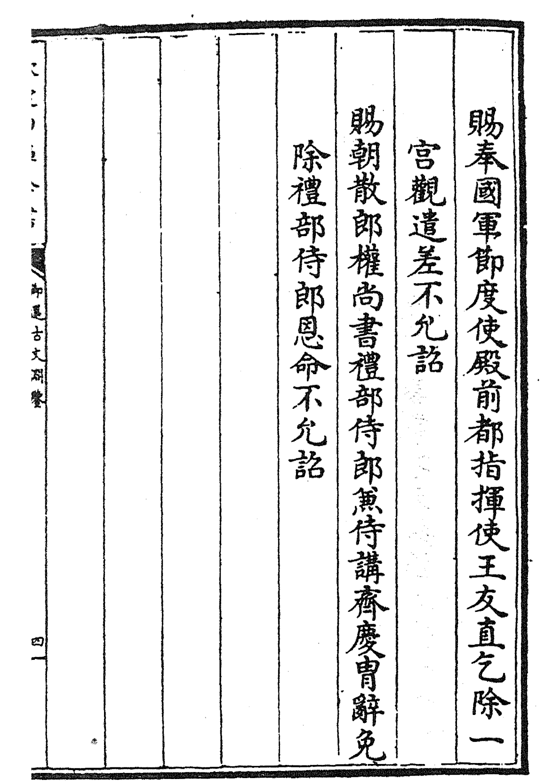
賜觀文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知紹興軍府事蔣芾乞檢會前奏除一宫祠不允詔

賜虞允文辭免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華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賜草土劉珙允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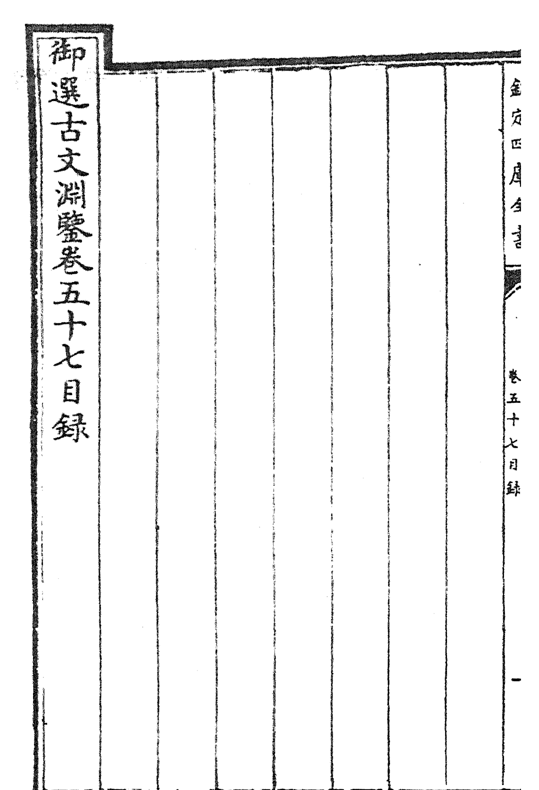
賜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建康軍府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劉珙乞差在外宮觀不允詔

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侍讀永國公史浩乞休官不允詔



賜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王友直乞除一宮觀遣差不允詔

賜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齋慶冑辭免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七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七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靖康元年為尚書右丞充京城守禦使高宗即位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尋罷復起知洪潭州荊湖南路安撫大使卒

答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紹興五年

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
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
而彊敵近而偽臣國家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
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
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
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彊敵不足畏逆臣不
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
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

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
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首股
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
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
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
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才夫治天下
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
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

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叅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茍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偽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為端人正士者往往閒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

之歎盡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為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議論狥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靖康二年四月金人以徽欽二帝北去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濵訛成風豈朝廷

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厦堂室奧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於兹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為之規摹而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

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

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紹興元年四月壬申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紹興三年七月霖雨地震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紹興五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祐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為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

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為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為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緼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賜詔褒諭

湖海集序

詩以風刺為主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

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三百六篇變風變雅居其大半皆箴規戒誨美刺傷閔哀思之言而其言則多出於當時仁人不遇忠臣不得志賢士大夫欲誘掖其君與夫傷讒思古吟咏情性止乎禮義有先王之澤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小弁之怨所以篤親親之恩小弁幽王太子之傅所作所以叙其哀痛之情也鴟鴞之貽所以明君臣之義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所以攝位之意公乃為詩以貽王谷風之刺所以隆夫婦朋友之情邶風谷風刺夫婦失道也小雅谷風刺朋友道絶也使遭變遇閔而汩

然無心於其間則父子君臣朋友夫婦之道或幾乎息王者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後離騷作九歌九章之屬引類比義雖近乎悱然愛君之誠篤而嫉惡之志深君子許其忠焉漢唐間以詩鳴者多矣獨杜子美得詩人比興之旨雖困躓流離而不忘君故其詞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節非止模寫物象風容色澤而已余舊喜賦詩自靖康謫官以避謗輟不復作及建炎改元之秋丐罷機政其冬謫居武昌明年移澧浦又明年移海外自

江湖涉嶺海皆騷人放逐之鄉與魑魅荒絶非人所居之地鬱悒亡聊則復賴詩以攄憂娱悲以自陶寫每登臨山川嘯咏風月未嘗不作詩而發不恤緯之誠范獻子引人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間亦形於篇什遂成卷軸今蒙恩北歸裒葺所作目為湖海集將以示諸季使知往返萬里四年間所得蓋如此云庚戌清明日梁谿病叟序

汪藻字彦章饒州德興人中進士第高宗時為翰林學士詔令類出其手康王嗣位命太常卿

汪藻草手書告中外

為隆祐太后草詔

哲宗后孟氏廢居瑤華宮元符末詔后還内崇寧初再廢靖康中京城陷六宮有位號者皆北去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僭位尊為宋太后尋上尊號元祐皇后后聞康王在濟降詔播告天下高宗立尊為元祐太后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宫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内以拯黔首将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閒廢之

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懷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自太祖至欽宗凡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太尉周勃入北軍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猶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漢高祖至平帝凡十世獻公之子

九人唯重耳之尚在晉語鄭叔詹曰同出九人唯重耳在注云同出同父也　茲乃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詩大雅民勞篇汔可小愒愒息也　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程俱字致道歙人舉進士歷官徽猷閣待制封新安伯與汪藻對專內外制為南渡詞臣稱首

與李樞密論事書

某竊以天下多事取人之路雖不可不廣然亦當使君子小人各當其位不可以艱難多故而遂逆施倒植也

何謂各當其位嘗使君子使人小人使於人君子治人小人治於人則雖市井屠販之人鷄鳴狗盜之伎與夫羣盜大猾雜處並進而無害也況今與漢高祖時不同漢高祖起匹夫方與豪傑競逐爭天下所用將才策士爾不如今立國有天下二百年所謂聖智之法適治之具在主上紹業垂統正當與賢能内維持紀綱外攘備冦敵雖艱難之時不可失體統也又況漢高祖所取皆實名將之才世亂無所用適在市井屠販中爾非取市

井屠販之才而假以名位也至叔孫通所進羣盜亦皆善戰而已叔孫通進羣盜弟子疑之通曰漢王方爭天下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不使之經體賛治謀國牧人也蕭曹雖出刀筆吏亦賢相之才也世亂無所用適在刀筆吏中爾觀其所立識大謀遠又有公天下之心持身以恭謹佐治以清淨有後世名相碩儒之所愧歎而莫及者不可一槩論也某竊憂當國任事之賢急於事業廣於搜羅不究古人之所以而操其所謂不遺市井屠販與夫使貪使過之説而思之

不至取之不精也事業誠不可緩矣若使君子小人不當其位則適足敗事而已蓋數十年來以凶狠犯上無所顧忌者為敢為以刻薄貪躁夸誕不遜者為智諝（諝知也陸機辨亡論謀無遺諝○音胥）以居家則持吏短長為姦利以致富為吏則御下如束濕任喜怒以騁私者為才豪以伺顏色於眉睫之間射權利角逐之會者為機警若此類者雖小有才可以使於人而不可師表一方可以治於人而不可承流宣化可使効一官營一事而不可使牧養

小民又況過此任乎蓋使之當一州一州不安當一路一路不安不惟不安又不服天下之人不安不服而求事功之立豈可得也不然極其凶躁之心射利之術則亦至於亂亡而已矣天下赤子罹兵革離亂之餘若又引此曹以臨其上使依勢倚法以肆其毒斯亦不仁之甚矣譬如以莛為柱以狼牧羊有傾壓傷殘而已蓋無辜也此區區嫠不恤緯之心所以彊聒而深憂者也左傳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嫠寡婦也緯杼所持絲也　顧明公無忽淺鄙之

思茍以為是一為明主言之亦天下之幸也

羅從彦字仲素豫章人受學於楊時李侗從受學焉以特恩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官

韋齋記

宣和二年歲在癸卯之中秋朱喬年得尤溪尉朱松字喬年熹之父嘗治一室聚羣書宴坐寢休其間後知大學之淵源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自知辯急害道名其室曰韋齋取古人佩韋之義泛觀古人有以物為戒者有以人為戒者所謂佩韋以物為戒者也人之大患在於不

知過知過而思自改於是有戒焉非賢者孰能之予子
始以困擠未能遂志因作舫齋陸海中且思古人所以
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久之乃喟然歎曰自孟軻氏没
更歷漢唐寥寥千載迄無其人有能自樹立者不過注
心於外崇尚世儒之語而已與之游孔氏之門入於堯
舜之道其必不能至矣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
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

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茍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顔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悦開與點稱顔回以庶幾盖許其進也此予之所嘗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喬年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於俗其學也方進而未艾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於余余辭

以不能則非朋友之義欲蹈襲世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其嘗所自勉者併書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或曰韋齋之作終無益於學也邪曰古之人固有刻諸盤杅銘諸几杖置金人以戒多言孔子入太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置欹器以戒自滿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乃注水焉中則正滿則覆聖人皆有取焉苟善取之則韋齋之作不無補也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築草堂夾漈山閉門誦習久之乃游名山搜奇訪古專以討論著

宋自負紹興間應召授右迪功郎力乞還山通志成高宗命繳進會病卒學者稱夾漈先生

通志總序

百川異趣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

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蹟無所紀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著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黄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

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八種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者雖採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雜言知幾

史通之語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為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檮杌無善後之人故其書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

之倘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倘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駰字亭伯後漢書有傳）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十表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年表惠景間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

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其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為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手修書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遷

之於固如龍之與猪柰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已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絶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閫奧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間有及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

褚少孫且紀傳之中既載善惡足為鑒戒何必於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況謂為贊豈有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隋志云陳壽三國志何常侍論九卷徐爰評三卷王濤序評三卷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為人如此安在乎言為天下法范曄陳壽之

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為信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為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二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

於前事郡縣各為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為吏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曹魏指吳蜀為冦北朝指東晉為僭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齊史稱梁軍為義軍謀人之國可以為義乎隋書稱唐兵為義兵伐人之君可以為義乎房玄齡董史冊故房彥謙擅美名彥謙玄齡之父也仕隋虞世南預修書故虞茘虞寄有嘉傳虞世南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甚者桀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為叛臣王凌諸葛誕母丘

儉之徒三人皆魏之忠臣抱屈黄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為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三人皆宋之忠臣含寃九原似此之類歷世有之傷風敗義莫大乎此遷法既失固獘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惟梁武帝為此慨然乃命吳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書未成而均卒吳均傳武帝名均使撰通史起三皇汔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成卒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於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之靳斯文而不傳與抑非其人而不祐之與自

唐之後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準春秋專事褒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則善惡難明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為豈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國之大典也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飧專鼓唇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此臣之所深恥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不比紀傳紀

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儒學之士皆能為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曄陳壽之徒能為紀傳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蔡邕作十意律歴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云華嶠曰典華嶠著後漢書改志為典晉書云嶠撰十典未成子暢續之張勃曰録張勃著吳録何法盛曰説法盛有晉中興書餘史並承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

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生民之本在於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區分男子稱氏所以別貴賤女子稱姓所以別婚姻不相紊濫秦并六國姓氏混而為一自漢至唐歷世有其書而皆不能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學倡於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謚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左氏所言惟茲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類左氏不得而聞故作氏族略書契之本見於文

字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子母主類爲母從類爲子凡爲字書者皆不識子母文字之本出於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原此一家之學亦倡於左氏然止戈爲武不識諧聲反正爲乏又昧象形左傳既不别其源後人何從别其流是致小學一家皆成鹵莽經旨不明穿鑿蠭起盡由於此臣於是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軍律既明士乃用命故作六書略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縱有四聲以成經横有七音

以成緯橫有角徵商羽宮半宮半徵七音其見溪羣疑三十六字母是也皇頡制字深
達此機江左四聲反沒其旨凡為韻書者皆有經無緯
字書眼學韻書耳學眼學以母為主耳學以子為主母
主形子主聲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擴六合
之情然後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面之俗使裔夷之俘
皆知禮義故作七音略天文之家在於圖象民事必本
於時時序必本於天為天文志者有義無象莫能知天
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成象靈臺所

用可以仰觀不取甘石本經楚有甘公魏有石申皆知天文之人惑人以妖妄速人於罪累故作天文略地理之家在於封圻而封圻之要在於山川禹貢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經略九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貢之圖至今可別班固地里主於郡國無所底止雖有其書不如無也後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國併遷方隅顛錯皆因司馬遷無地理書班固為之創始致此一家俱成謬學臣今準禹貢之書而理川源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理

略都邑之本金湯之業史氏不書黃圖難考漢有三輔黃圖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勢遠探四夷八蠻之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舊都為痛定之戒南陽者疑若可為中原之新宅故作都邑略謚法一家國之大典史氏無其書奉常失其旨周人以諱事神謚法之所由起也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自堯舜禹湯至於桀紂皆名也周公制禮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後乃追謚太王王季文王此謚法所由立也本無其書後世偽作周公謚法欲以

生前之善惡為死後之勸懲且周公之意既不忍稱其名豈忍稱其惡如是則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不可行乎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幽厲桓靈之字本無凶義謚法欲名其惡則引辭以遷就其意何為皇頡制字使字與義合而周公作法使字與義離臣今所纂並以一字見義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故作謚略祭器者古人飲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於禮圖徒務說義不思適用形制既乖豈便歆享夫祭器尚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

者莫如罍故取諸雲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諸鷄鳳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諸雀其制皆象其形鑿項及背以出内酒惟劉杳能知此義故引魯郡地中所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尊及齊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為證其義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

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仲尼編詩為正樂也以風雅頌之歌為燕享祭祀之樂工歌鹿鳴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間

魚麗之三笙間崇丘之三唐會要云鹿鳴三奏南陔一奏南有嘉魚四奏崇丘一奏此大合樂之道也古者絲竹有譜無辭所以六笙俱存其名序詩之人不知此理謂之有其義而亡其辭良由漢立齊轅公魯申公韓韓嬰毛毛萇四家博士各以義言詩遂使聲歌之道日微至後漢之末詩三百僅能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之聲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於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自鹿鳴不傳後世不復聞詩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興衰而存亡繼風雅之作者樂府

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棄樂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為志臣舊作系聲樂府以集漢魏之辭正為此也今取篇目以為次曰樂府正聲者所以明風雅曰祀享正聲者所以明頌又以琴操明絲竹以遺聲準逸詩語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即文舞武即武舞古樂甚希而文武二舞猶傳於後世良有節而無辭不為異說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五聲八音十二律者樂之制也故作樂略學術之

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易雖一書而有十六種學有傳學有注學有章句學有圖學有數學有讖緯學安得總言易類乎詩雖一書而有十二種學有訓詁學有傳學有注學有圖學有譜學有名物學安得總言詩類乎道家則有道書有道經有科儀有符籙有吐納內丹有爐火外丹凡二十五種皆道家而混為一家可乎醫方則有脈經有灸經有本草有方書有炮灸有病源有婦人有小兒凡二十六種皆醫家

而混為一家可乎故作藝文略册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讐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太平興國中崇文院東廊為昭文館南廊為集賢院西廊為史館四庫無蠹魚之簡甲乙丙丁四庫分為經史子集四庫書本有正有副千章萬卷日見流通故作校讐略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由此而興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由此而出圖成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劉氏作七略收書不收圖班固即其書為藝文志自此以還圖譜日

亡書籍日冗所以困後學而隳良材者皆由於此何哉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舍易從難成功者少臣乃立為二記一曰記有記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記無記今之所無者不可不求故作圖譜略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方冊所載經數千萬傳款識所勒猶存其舊蓋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以茲稽古庶不失真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臣於采三皇五帝之泉幣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漢魏豐碑上自蒼頡石室之

文下逮唐人之書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洪範五行傳者巫瞽之學也歷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又若之何晉厲公一視之遠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吿公曰晉將有亂周單公一言之徐昭公十一年單子會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死乎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晉申生一衣之偏晉獻公使申生出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曰衣以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罕夷

曰麗奇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鄭子臧一冠之異鄭子臧好聚鷸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劉向以為近服妖也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董仲舒以陰陽之學倡為此說本於春秋牽合附會歷世史官自愚其心目俛首以受籠罩而欺天下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災祥略語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狀難識農圃之人識田野之物而不達詩書之旨儒生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

品彙故作昆蟲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胷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禮略所以敘五禮職官略所以秩百官選舉略言掄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術食貨略言財貨之源流凡玆五略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書大傳曰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是以宋鄭之史皆謂之志太史公更志為記今謂之志本其舊也桓君山曰君山桓譚字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古者紀年別繫之書

謂之譜太史公改而為表今復表為譜率從舊也然西周經幽王之亂紀載無傳故春秋編年以東周為始自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及年歷上極三皇譙周陶弘景之徒皆有其書學者疑之而以太史公編年為正故其年始於共和周厲王出居于彘名公周公行政號曰共和一曰周厲王之難諸侯請以共伯和為天子共伯不聽即于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名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國然共和之名已不可據況其年乎仲尼著書斷自唐虞而紀年始于魯隱以西周之年無所考也今之所譜自春秋

之前稱世謂之世譜春秋之後稱年謂之年譜太史公紀年以六甲後之紀年者以六十甲或不用六十甲而用歲陽歲陰之名歲陽如甲曰閼逢乙曰旃蒙之類歲陰如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之類令之所譜即太史公法既簡且明循環無滯禮言臨文不諱謂私諱不可施之於公也若廟諱則無所不避自漢至唐史官皆避諱惟新唐書無所避臣今所修準舊史例間有不得而避者如謚法之類改易本字則其義不行故亦準唐書夫學術超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

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紀傳者編年紀事之實蹟自有成規不為智而增不為愚而減故于紀傳即其舊文從而損益若紀有制誥之辭傳有書疏之章入之正書則據實事寘之别録則見類例唐書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議故紀傳訖隋若禮樂政刑務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嗚呼酒醴之末自然澆漓學術之末自然淺近九流設教至末皆弊然他教之弊微有典刑惟儒家一家去本太遠此

理何由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枝葉繁滋一經説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且百年之間其患至此千載之後弊將若何況禄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設必由乎文辭三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以來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於象數自置易博士以來學者不見一卦之易皇頡制字盡由六書漢立小學凡文學之家不

明一字之宗伶倫制律盡本七音江左置聲韻凡音律之家不達一音之旨經既茍且史又荒唐如此流離何時反本道之污隆存乎時時之通塞存乎數儒學之獘至此而極寒極則暑至否極則泰來此自然之道也臣蒲柳之質無復餘齡葵藿之心惟期盛世謹序

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擢進士第恥讀王氏書傳極載籍以史自任倣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靖康為編年一書名曰長編官至敷文閣學士致仕

湖北漕司乖崖堂記

乖崖堂為忠定張公復之作也乖則違衆崖則不利物此復之自贊其畫像云爾像故在成都仙游閣上或摹寫置鄂之部刺史聽事後屋壁間迫隘闃塵與像弗稱余既更諸爽塏并書所以作堂意揭示來者謹按復之名詠鄄城人太平興國五年第進士宰崇陽有異政淳化初由浚儀擢使荊湖北路閱三歲名拜樞密直學士尋出守成都太中祥符八年卒於淮陽追諡忠定則皇祐三年詔也復之姱節景行海内傾屬其居朝廷之日

少處方面之日多不登相位君子歸譏於時寇平仲王子明皆復之同年平仲寇準字子明王旦字皆賢者平仲相真宗攘却戎狄天下至今受其賜景德中契丹入寇圍瀛州羣臣請幸楚蜀準請真宗自將禦之澶淵遂成約而還而復之顧澶淵一擲我不能為使復之當平仲之任其處之必有道矣王清昭應宮之役子明不能強諫奉天書行事每有愧色大中祥符四年王旦充玉清昭應宮使七年為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焉復之獨抗疏乞斬丁謂以謝天下子明病革真宗擬相復之則復之亡矣使復之無

恙丁謂何敢肆其奸欺周懷政雷允恭亦妄從始禍丁謂性險邪為樞密使媒蘖寇準準罷相遂代之內殿承制周懷政謀殺丁謂等復相寇準奉真宗為太上皇傳位太子事泄被誅雷允恭以內殿崇班遷承制章獻后臨政丁謂潛結允恭禁中事皆由允恭權傾中外復之嘗譏平仲不學無術或謂復之太過而平仲獨心服焉寇準被名出陝張詠適自成都罷還準送之問曰何以教準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歸取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張公謂我矣末路低迴還秉鈞軸訖與禍會寇準坐周懷政事貶視復之學術寧不愧哉復之本不欲仕希夷子謂當拯民於水火不宜輒自肥遯復之乃仕攘袂纓冠誠非得已凡

所與交多方外佚人視弃冠冕猶棄敝屣耳其至大至剛以直之氣一生未始少屈至今凛然也畫像服飾悉如隱者是殆將乘星戴雲揮斥八極超無友而獨存夫孰敢嚇以臭腐拘係之使從乎惟兹江山皆復之舊所經行風期神會尚能為余一來舊史恨復之下急躁競此蓋當時奴婢小人私謗竊議果不足信要當以宋子京祁趙閲道抃韓穉圭琦司馬君實光所録為實

王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擢進士第一歴官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十朋孝友在

朝能盡言歷郡著蹟
朱熹張栻雅敬之

上殿劄子

臣聞國猶身也彊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回天下雖謀之以智辦之以才必以氣爲之主然後大業乃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亡者氣何在哉屢戰

屢敗而不為之屈卒之易敗為勝轉弱為彊者氣也蜀先主英姿大度有高帝風兵雖屢挫而終不為曹操屈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碎案孫權聞周瑜言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遂成赤壁之雋功吳蜀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霸有一方鼎足而立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茅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守戰之議閧然未決茲理固洞然易曉議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之氣莫如戰挫今日之氣莫如和今

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荊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已買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彊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彊弱不均而和則彊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

是也虜以和議譎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譎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耿南仲為東宫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吴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巳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與吴幵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太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紹興三十一年陳康伯請下詔親征從之而天下二十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紹興三十一年淮北宣撫判官劉錡病求解兵權留姪汜以兵五百塞瓜州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至瓜州見錡病劇遂以李横權琦軍督兵渡江金人以

董兵逼瓜州汜敗僅以身免乙亥金人期以明日渡江時參贊軍事虞允文以犒師至采石督舟師與戰敵舟皆溺死者過半厥明金人復來允文復大敗之陛下應天受命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真主既出恢復指日可期臣謂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然發憤欲親臨邊以征匈奴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計況陛下之精誠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可以豐財陛下之恩威可以作士氣江淮有重臣以為長城劉琦既罷淮北宣撫乃以成閔李顯忠吳拱為兩淮荆湖三路招討使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川陝有良將以為犄角紹興三十一年以吳璘為四川宣撫

使王剛中同處置軍事亦何患事之不濟耶不然宜因天設之險以為保障與之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為之索矣百萬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於嗣登大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復捐而與之乎紹興三十二年吳璘遣姚仲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自將督師大敗敵人凡八日而克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安軍十二月金以重兵來爭新復諸州璘力戰拒之會史浩言兵不可宿於外朝廷遂欲棄三路西北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可復委之虎

狼而使之甘心乎況講和之復舉天下惟虜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計戰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俟時而伸乘機而投而已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進士第官至寶謨閣學士屢直言諫諍最後以忤韓侂冑臥家十五年聞侂冑用兵憂憤成病卒

論神威疏

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威

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狎然則孰為威曰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人主不可離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歟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下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上觀柄之所在而治亂見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罷行政事號令之出納賞罰之可否此非人主之柄歟是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亡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在已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

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必有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惑是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誣之以爲非蔽其真以非者而文之以爲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剖然出於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

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焉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曷為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顯詢而陰求衆問而獨決顯詢而陰求則姦不名矣衆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一用而天下不以為察故曰用明以公舜有焉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暗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

多是而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不偏矣偏則不明矣葢是者以明出於己為矜而以明出於人為媿疑者以親暱為可信而以公卿大臣為可防以明出於人為媿則舉朝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為可防則舉朝不敢有為非不為也為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於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收於前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一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於公則親

暱小人得以侵之於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於左右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徧察天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倖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以為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為陰可以助己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己之明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害明者

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曰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於梁（鄒陽上書梁孝王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兼聽則下情通偏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於唐（魏徵對太宗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少師亂隨（隨之奸臣）子翬弑隱（公子翬羽父也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大宰隱公曰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隱公於桓公而請弒之）禄産危漢（呂禄呂産）朱异亡蕭（梁武帝之奸邪）柰之何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雖然漢成

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即顯也（成帝時權臣）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即叔文也（皇甫鎛憲宗時小人）非不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己也臣願聖天子以古而察於今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已植之根則堯舜之聖一武而已矣（武猶步也）豈若漢唐四君盡疎千萬人而獨信一二親暱小人也哉為虺必蛇（太公兵法引黃帝云為虺弗摧行將為蛇國語申胥諫吳王曰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蓋虺小蛇大也）履霜必氷臣不勝忠憤

論選法在吏不在官

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郎官者據按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

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為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為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奉吏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弟之於家政也務知其大

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往往知之他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焉於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於是有以中其主人而取其信已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於是子弟為備位而臧獲為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為可無疑也退而吏出寸紙以答之曰不可既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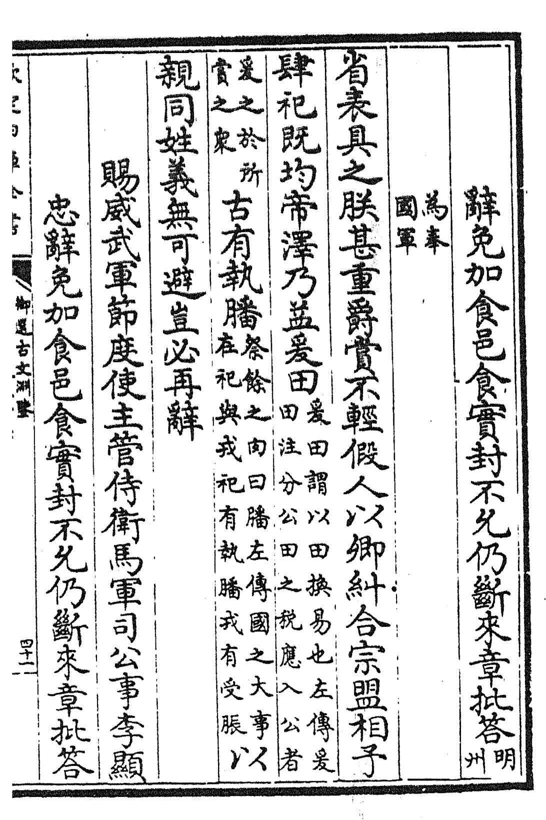
不可矣宜其為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長吏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即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俟長貳之遺忘而晝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

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為端其罪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為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

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温而秋凛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為而選法之獘可以漸革也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第進士官拜左丞相益國公

賜奉國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銖上表再



辭免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明州為奉國軍

省表具之朕甚重爵賞不輕假人以鄉糾合宗盟相予肆祀既均帝澤乃益爰田 爰田謂以田換易也左傳爰田注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 古有執膰 祭餘之肉曰膰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 以親同姓義無可避豈必再辭

賜威武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李顯忠辭免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福州為威武節度

朕以誠敬事天天以祉福遺朕思與文武之士同此慶成之恩而卿典司羽林漢武帝初置羽林象天有羽林星主車騎拱護鑾路衆無譁敎周頌不吳不敖傳吳譁也人服簡稽賦邑雖多䀋功爲當再辭過矣其懋承之

賜尚書右僕射虞允文上表再辭免轉左光祿大夫特封成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不允批答允文乾道五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兼樞密使

省表具之朕若稽帝舜期盡事親之道亦惟有若臯陶之臣左右厥辟率作興事濟登孝治乃者制禮作樂交舉典册慶成之日天人並應温温其和熙熙其春時乃之功惟朕以懌胙封命秩疇不謂宜卿辭雖堅命弗惟反且君猶元首臣猶股肱一體相須何適非均其尚喜哉共此樂只

賜叅知政事龔茂良上表再辭免進太上日歷

特轉兩官依例加恩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

答龔茂良淳熙元年十一月
參知政事三年六月罷

省表具之朕觀堯典所記皆堯德也孔子乃繫之虞書非以鋪張揚厲至舜而後備歟當是時又有伯益諸臣於七十載巽位之後舉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而申述之至令堯言布於天下者舜君臣歸美之力也如朕凉菲固不敢自比於重華而太上功烈壽嘏視放勳蓋有光焉然則成書千卷實為大訓不在此時乎卿以貳政之臣效伯益之贊疊陛階秩顯答儒猷公論謂然何

引避之堅也所辭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知潭州沈介乞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元符元年建閣藏神宗御集名顯謨建中靖國元年詔以顯謨閣為熙明閣置學士直學士待制尋復舊名崇寧三年圖熙豐功臣形於顯謨閣政和六年置直閣

卿以剛毅之資通明之略鎮臨一道威望隠然當今謀帥未有能越卿者也胡為引疾遂致為臣年至耶力不足耶卿何詞之切去之果也夫卑濕重膇膇足腫下重也○直類切

江南之常獨長沙乎其思啇精神宣底滯靖共介福何恙不已爾庸既茂方且圖之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禄大夫知福州陳俊卿乞改除一在外宫觀遣差不允詔俊卿相孝宗以乾道

二年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

朕待舊弼之禮甚厚擇帥守之任甚艱屬者以四千石之重俾卿晝錦而歸豈特敬故保庸合周官八統之馭

周禮太宰之職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二曰敬故三曰保庸注云敬故重故舊也保庸安有功者

亦惟七

閭父老子弟知吾以相臣為鄉郡之寵俊卿興化人知福州故云鄉郡庶幾歆羡告語勉於為善則一道雖遠可不勞而治也謂體此意往綏厥官引疾之章胡為遽上傳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況我潛藩之故舊乎卿未可以家食也

科舉詔

勅門下朕惟四術以造士三年而興賢崇化厲俗未有或先於此者粵予涼菲寤寐髦雋郡國詔書凡五下矣期無愧於前聞庶有補於當世此豈為虛文也哉與言

大比今復其時乃飭攸司申諭朕意其各以賢能之書來上朕將親策於庭使在吾選中皆足以明章治教振宣事功豈惟予一人以寧時爾多士亦與有無窮之聞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幸學詔

勑昔我藝祖肇造帝室禮樂征伐猶未皇暇乃開基之日首幸國學越二月又幸既宏先聖先師之宇復審象而為之賛本源治道厥有深旨然則掃五季之陋削諸

侯之借垂萬世之統不在斯文乎列聖相承遂為家法
太上中興開設學校乘輿臨幸儒術益光肆朕纂圖儲
精稽古憲章祖述夙夜不敢忘爰以仲春謁見先聖躬
釋菜之禮闡中庸之議臣工列侍多士濟濟洙泗遺風
儼然在目朕甚嘉之明時訓辭尚迪朕志夫孝於事親
忠於事君學之本也業精於勤行成於思學之序也聖
賢復起不易斯言子大夫其念哉當為君子之儒毋慕
人爵之得使子尊德樂道之心著化民成俗之效行光

於祖宗對於慈訓斯無負於樂育在汝等勉之而已故
茲誥示想宜知悉

賜利州觀察使韓彥直辭免除鄂州駐劄御前
諸軍都統制恩命不允詔彥直世忠子孝宗乾道七年授都統
制

唐之大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此柳宗元所作平淮夷雅之辭西平謂西平郡王李晟西平有子謂愬也將門擇將自昔然矣惟乃先正謂世忠
著勳烈於王室世選爾勞庶其在茲矧卿智略聲猷見

於總賦之日彥直為戶部郎官主管左曹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明年奏計四倍於昔拜司農少卿

就拜大將一軍何驚焉漢王將拜大將擇吉具禮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勉圖功名安用辭避

賜觀文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知紹興軍府事

蔣芾乞檢會前奏除一宮祠不允詔孝宗朝芾以言邊事結上知不數年致相位孝宗欲大舉恢復朝論不同會芾毋卒密旨使芾決之芾言天時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卿去歲以來數移病告珍臺閒館朕非有靳於卿也顧

會稽輔藩徒得君重凡可以損公上之須應州家之用者請奏朝聞免符夕下卿既治之矣獨不能為朕少留惠此一方乎昔汲黯多病卧閤歲餘而東海大治漢書黯為東海太守多病卧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卿之啟處視黯何如乃必欲還郡䟽耶所請宜不允

賜虞允文辭免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華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朕以涼菲尊臨王公士民之上嘗懼歲月逾邁志勤道

遠故妙簡忠良光輔不逮以卿碩德冠於當世淵謀合乎古人參稽師虞付以國政內之安百姓外之撫四夷上之調陰陽下之振法度朕既惟卿之聽卿亦惟力之竭此固朝野所共悉朕心所加賴也官名肇正就陟上台庶言允諧豈必辭遜且大勳未集德化未成誠當今之急務卿當力啟朕矣得不自任以天下之重綍乃辟於三代之隆乎安分知止蓋衆人之事丞相奚為及此也所辭宜不允

賜草土劉珙允詔　劉珙子羽長子子翬從子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湖北安撫使丁繼母憂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使珙累上奏懇辭詔聽終喪

勅劉珙省卿四上劄子辭免起復恩命乞檢會前奏抽還中使徐偁事具悉朕詠詩之雅有常德以立武事常武之篇觀易之象除戎器以戒不虞萃卦易用是起卿則奪情之典初未為過而璽書屢下懇避茲確重以諗疾諒非飾辭況夫暴秋陽事道路使卿或愆調護之節寧不惻我心乎俛聽終喪朕固靡忘於眷注也所請宜允

賜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建康軍府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劉珙乞差在外宮觀不允詔淳熙二年珙知建康軍復進觀文殿學士

昔君陳畢公咸懋厥徳尹釐東郊惟成暨康既已膺保多福而彼二臣亦俱享永世無窮之聞著在簡册朕心嚮焉今之秣陵周之洛邑也以卿閎才碩徳嘗踐股肱之任故命居守庶幾前人簡修進良别慝癉惡三載如一顧憂以寛論年齒則未高語節宣則無爽寧容均佚

咈我注懷益固爾休冀京師并蒙福也

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侍讀永國公史浩乞休官不允詔史浩隆興初為相以與張浚論用兵不合出知紹興尋與祠淳熙初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五年復為右丞相

惟我祖宗禮遇故老內祠經席便於咨詢而一時宗工宿儒亦罔不心在王室至有請覲而願留者上下之間交致誠敬朕甚慕焉乃者起卿於故鄉待卿以優禮蓋術是道庶還舊章卿既以昔賢之心為心為朕肯來尚

詢黃髮則罔所愆閱歲方新豈容遽去善養老者朕方追西伯之風以為已歸卿當法太公之義所請宜不允

賜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王友直乞除一宫觀遣差不允詔王友直諳兵法淳熙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尋進殿前都指揮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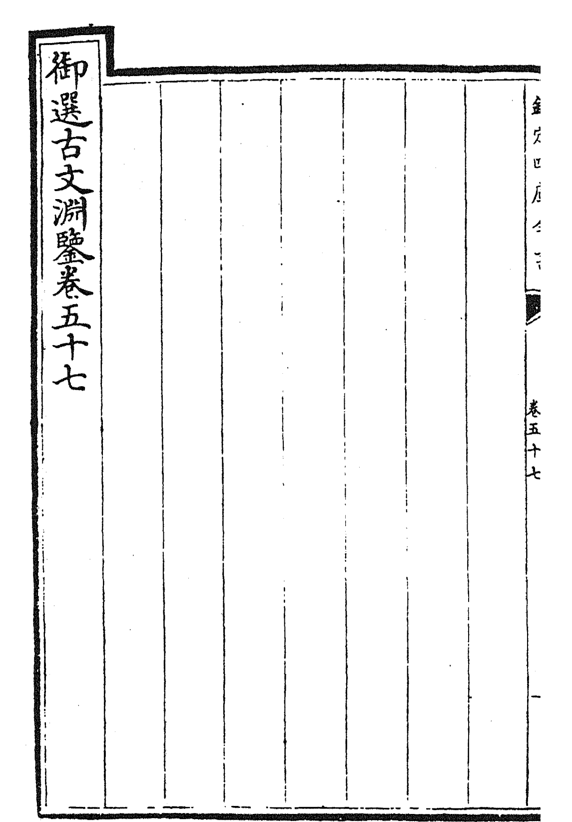
卿夙以公勤入衛王室雖周廬千列實賴訓齊然未有出征遣戍之勞也大昕造朝日将出之時也禮記大昕鼓徵山立俄頃過此以往無非奉甘旨侍藥石之時何待奉祠始云將

毋況堅忠孝必獲助於幽明詔音屢頒豈不予聽所請宜不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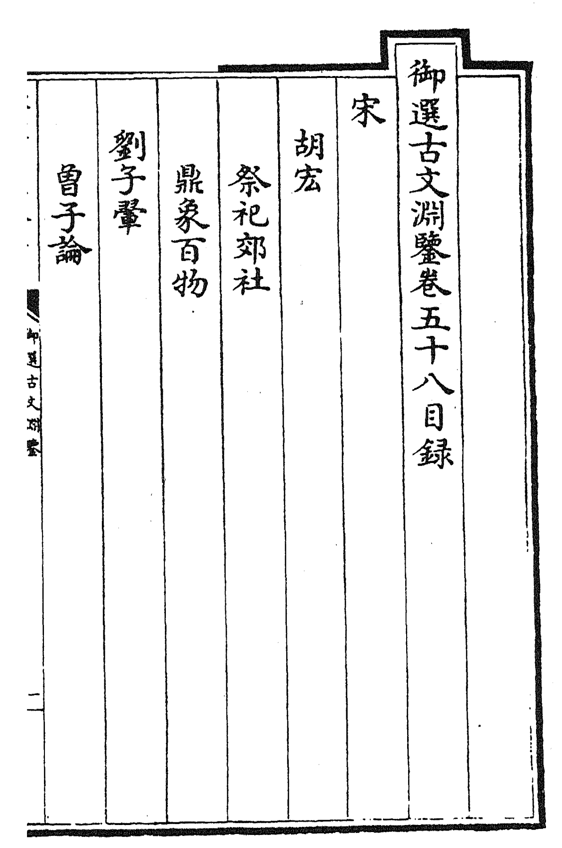
賜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齊慶胄辭免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舜雖以三載考績三考陟明然伯夷典禮后稷典樂貴未嘗易所謂陟者殆進其位序加其爵服而已卿以瓌姿奚望通才奧學而朕簡擢累年於茲位臺屬亞奉常佐宗伯凡郊廟之祭祀禮樂之情文或糾正其儀或討

論其事俾予一代制作不愧於古時惟汝嘉真拜貳卿
庸宿其業服章著定寵渥俱隆師言允諧古誼亦協無
煩多避往即欽承所辭宜不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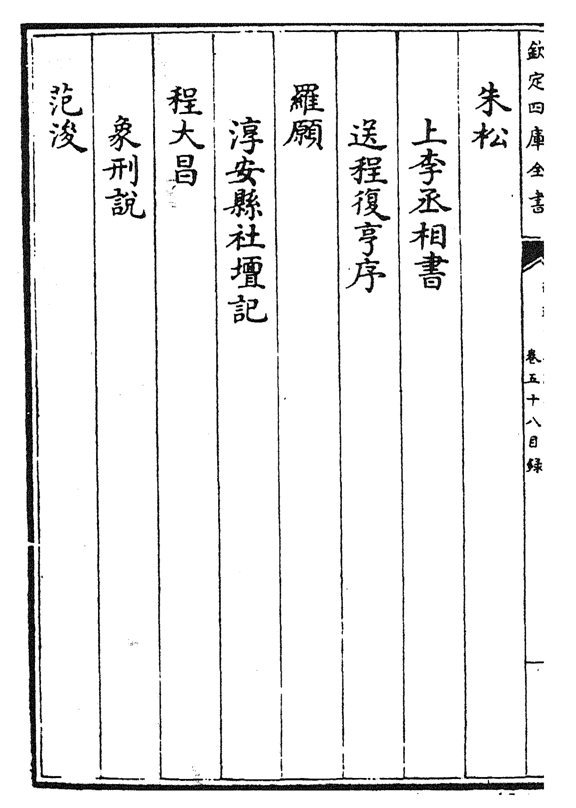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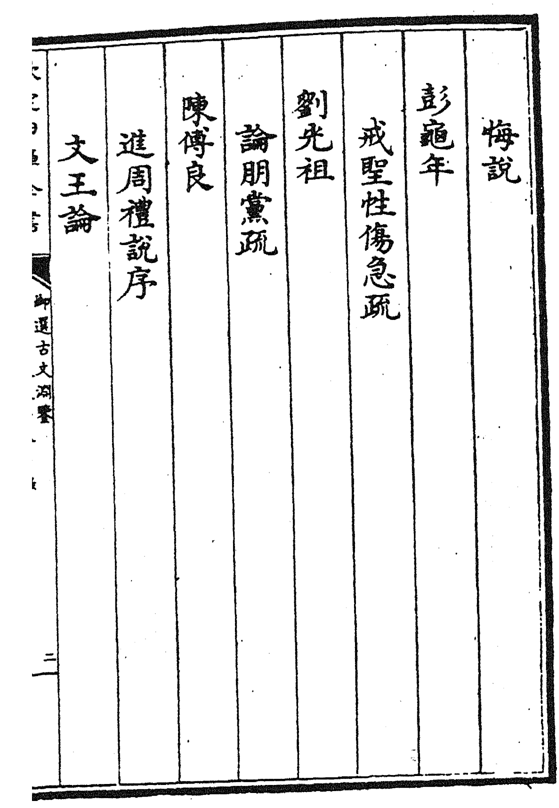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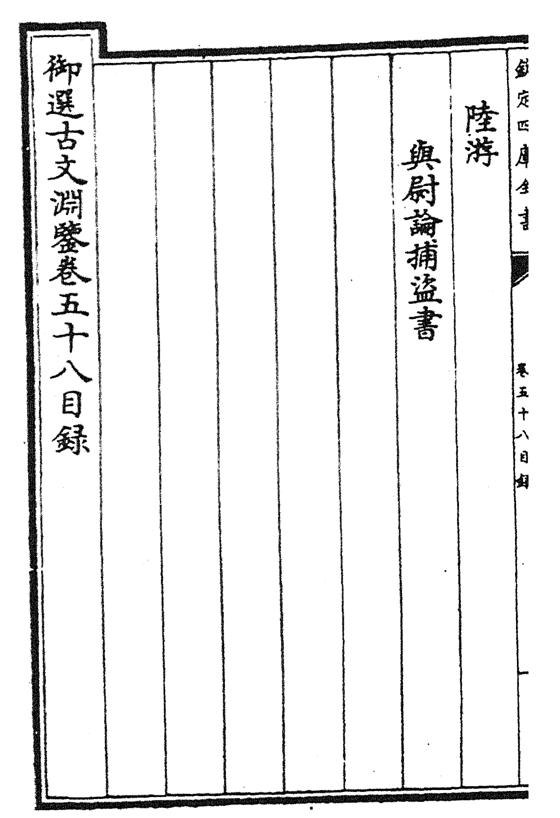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八目録

宋







陸游

與尉論捕盜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八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八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胡宏字仁仲安國子以廕補右承務郎學者稱五峰先生

祭祀郊社

成身莫大於禮禮莫重於祭祭祀之禮所以立吾誠也

鬼神之為物非他即吾之誠是矣王者繼天而為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世禮樂失傳論者不本於性命故秦禮八神以求仙人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兵四曰陰五曰陽六曰月七曰日八曰四時漢祠太一求神仙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是皆不知鬼神之情狀方士家妄作儒者不取也及歷考儒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夫土不可以有二王而

天可以有七帝乎於地則或立方澤或立方丘或立北郊與天敵體是猶家有二主也且子事父母父在為母齊衰期（儀禮喪服篇曰齊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為母）不敢敵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崇地以抗天乎是故夫獨制義於其家而家道正矣君獨出令於其國而天下定矣天獨健而無息地道順承而無成而太極立矣王者以父事天立誠而精一其德故兆於南郊掃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帝言其性

也社祭土所以神地道也名山大川者寶貨財用之所出而四方之所依據也五祀者穀與水火金木也人所日用莫過五材不是之報而顧報行與門戶舉失輕重豈禮也哉禮之所貴貴其義也是故王者祀天以柴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神則謂之禋語其感格則謂之類語其方兆則謂之郊指事異名其實一也周禮乃專以禋祀歸之上帝以實柴歸之日月星辰以槱燎歸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之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

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實柴實牲於柴而燔之也槱燎燔柴升烟以達其誠也不以日月星辰一於天而以柴燎分為三多見其妄也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歆私意傅會不得與易詩書春秋比也言周官一書乃劉歆偽撰多以私意傅會不得與易詩書春秋並列為經

鼎象百物

史載秦滅周九鼎入於秦自是不復見左氏以為鼎者圖象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者也愚竊以為誣矣何則魑魅罔兩自古不以為天下患惟鄙夫鄙婦則或

言之搢紳先生不道也王者協於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為事而庸鑄之於鼎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始除洪水之害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時生養斯民之道矣故又鑄於九鼎以為萬世準繩桀有昏德而遷於商商紂暴虐而遷於周如此其重也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立制度欲傳遠久者必於鼎矣秦方廢井田開阡陌除封建置郡縣滅先王之迹焚及簡編況鼎者明制

度章章堅大之器乎秦不沈之於伊洛必淪之於瀍澗矣始皇百不資於先代而無故求周鼎於泗水則其欲詭惑天下之意可知矣漢興去古未遠易曰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解卦彖辭高祖父子兄弟知無所往之利而不知來復往夙之吉侵尋至今茫茫禹迹法度盡廢上不仁其身民各私其有不均不平不正不定暴虐無告究陷困窮爭鬭滋起獄訟繁多皆此之由也孰能居其位而仁其民博諮於天下求所以正諸

劉子翬字彥冲父韐死難除通判興化軍辭歸與胡憲劉勉之相得所與遊皆海內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熹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

曾子論

孝為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相因爲本同故也孝以敬爲本而敬者修性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爲孝乎成百善戢千非惟此心而已敬心而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㮣也推於夫婦和而順

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也一不應焉非孝也借曰孝焉敬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必醎玉之棄屑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念而已視如對日星聽如警雷霆食如盤誦銘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糾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旁塞乎天地横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而夢通齒

指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至於鬼神之秘禽魚之微草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詭異也自然也敬心既純大本發露虛明洞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修乎内也曾子之孝孝也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為超警死生之際桀然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巳驗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巳啓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戴

經所記與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為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強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為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此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為大彼窮搜博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諮夕叩請益不休者

疑情未除也摶量揣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情既有疑則中不安不安則輕聽而易移輕聽則不能尊其所聞易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間方且以禮法為拘囚專精為滯著求其有始有卒難矣曾子遊聖門最為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宜其成就巍巍度越諸子矣

朱松字喬年徽州婺源人中進士第官至司勲吏部郎爭和議忤秦檜出知饒州未上卒

上李丞相書 李丞相即李綱

某聞今世游談論說之士未嘗不以人材不足為患某獨以謂今世之所患者非乏材也君臣之大義不明於天下而學士大夫闒於狥國死難之節豈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蓋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謂天下之大戒譬如有生之類食息呼吸於元氣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死先王設為禮樂政刑所以維持者甚備而夫子孟軻之徒道既不行於天下退而與其徒講說論著丁寧深切至矣遺澤餘風被於末世時有一節之士

力為奇詭絶特之行鼎鑊在前刀鋸在後攝衣而從之不啻若牀笫之安亂臣賊子歛手變色莫敢肆不義於其君豈特苟輕其生以立區區之私意而已哉盖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為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天下國家生民之禍豈復有烈於此者乎夫惟令日之勢將御天下之智力以除寇讐而安國家必務明君臣之義以厲天下使天下響應景從奮不顧死以狥王室則必有大臣焉以倡之建安初曹公奉天子都許披荆棘而立

朝廷海内之士爭出所長以叶成謀主豈復有漢室也哉於斯時也諸葛孔明摧藏畎畒之間視士之輻輳於魏者不啻若臭腐腥羶之在前方掩鼻疾趨而過之惟恐其浼已而見汙焉一朝得豫州決策立談兼取暗弱倡大義於天下祀漢配天而大敵震動廣明之亂僖宗入蜀大盜據宮闕唐僖宗廣明元年黄巢入長安帝走興元生民靡爛四海蕩覆藩鎮勤王之師愕怡相顧皆意唐室不復振逡巡而左次者相望也王鐸爲諸道都統檄書所至霆擊風

馳壯士增氣王處存李克用之徒決死力戰惟恐居後遂夷大盜克復京師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舉兵入援沙陀李克用亦率所部萬人赴之中和三年克用破黃巢復長安令夫生民以來尊君戴上之心與生俱生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不幸淪於久衰之俗刼於積威之餘既久而其氣索然以憊則雖有可用之材布滿於天下而不能有所濟有一人焉命世之傑者鼓動而風厲之則天下之中材皆可以立事故孔明王鐸皆當王室之衰而各能有所成就世徒見其功烈之盛謀

謨之偉而莫知大本所在在於倡君臣之義以立士大夫狥國死難之節而已有宋之盛萬里一姓垂二百年一時人材尺寸短長皆得自效而賢知妄庸雜處於其間皆可以安坐談笑而取富貴其於士大夫可謂無負矣頃者京師之變金人輕去巢穴犯吾國都其勢至逆也四方按兵相視莫肯攘袂爭先以決一旦之命而塗地之餘狥死貪生交臂以事寇讐者非失職不逞之徒皆與謀帷幄而柄廟堂者也大義不明而風節淪喪自

開闢以來亦有甚於此者歟則夫明君臣之義以厲天下必有命世之傑焉以倡之非僕射吾誰望邪恭惟僕射相公始為史官政和中綱為起居郎左史之職也方朝廷以言為諱指陳闕失姦諛震動遂得罪以去又歸而為侍從宣和元年謫監南劒州沙縣稅務七年入為太常卿當宗廟社稷危疑𣅱杌之際不動聲氣親決大策庶幾於再造王室矣至靖康建炎之初羣邪並進爭為誤國之計以售其姦獨僕射所建白皆天下國家所以安危大計至今焯然在人耳目非徒其

言不用又放竄而瀕於死且身雖流落而益尊食祠官之祿（建炎元年綱罷左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優游江海而望益重身去朝廷無殺生賞罰之柄而天下之善類有戮力王室之志者皆以為歸自非深明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道與夫子孟軻所丁寧深切者其孰能至於斯歟某江南匹夫爾跌宕塵埃少所合於世今也樂道僕射之德業風義以風曉當世硊硊而不知止以求齒於賓客之末抑將考質舊聞而求策其所未至若夫慨今援古飾說

獻諛以希一日之睠豈獨某所不為亦豈僕射所望於天下之士也哉

送程復亨序

廣平程某復亨為余外兄從余游於閩者二年余語以安逸憂患知之詳矣將歸省其母及其祖母其可以無言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親喪三年未葬則何服子思曰三年而未葬則服不除也故告之一曰葬吾舅而後加吉服夫子失魯司冦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

有曰喪不欲其速貧古之君子以失位於諸侯曰喪喪不欲其速貧若是其急也故告之二曰葺爾居以寧爾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植之榛莽則與之靡然故告之三曰非爾父之類者勿親也江出岷山自荆之楚汪洋千里而至於海者大川三百小川三千以為之助也故告之四曰廣學問以資見聞傳曰晏安鴆毒不可懐也君子非獨惡懐安之敗名惡其敗性也故告之五曰勿懐安禮曰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志也

夫不貲之軀豈其浮沉鄉里而名不稱故告之六曰無忘四方之志夫齊之善味者淄澠之合能辨之（齊易牙能辨淄澠之味）淄澠之合均是水也子歸矣他日執經而來問子能入於常流而不變其味乎尚能為君辨之

羅願（字端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為詞章高雅精練朱熹特稱重之有爾雅翼二十卷）

淳安縣社壇記

士有出於五帝之世而見祀於今禮有隆於三代之時而不廢於後此不惟其人可尊其誼之所該者至深遠

矣蓋自去古既邈五帝之臣其傳者無幾而高陽氏之土正有虞氏之稷官世獨相與社而稷之見於展禽史墨之說國語展禽曰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為社其禮壇而不屋腥而不熟有俎豆而無杯器又皆商周之舊典上下數千年嗣不敢有所變豈可以不知其故哉先王之治本於誠惟能致知以通之故其遇事無精粗表裏之異知土穀者民情之所重而社與稷實司焉則自丘民以上隨其所在封而事之天子

以建諸侯而諸侯以有其國君民之情如此其同也以其生有平土植穀之能灼知其精神死不泯滅屬之以雨暘寒燠之事無不得其所欲天人之際又如此其不異也因其沐浴齋宿登降薦徹者有為人下之道則從而訓民以為事君之法因其水旱有變置之説而諸侯之不職者亦不得免焉則等而施之以為馭臣之法一歲之間春以出火禮記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歴其卒伍而君親誓社秋以卜稼周禮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疏謂秋祭社之日也冬以息老周禮籥章

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物老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則老故祭以息之也有屬民讀法之事周官地官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有用幣救變之事左傳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註社位上公故用幣以請救其或不得已而用民於兵小則受肉而行師左傳師師者受脤於社大則釁主而出境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立軍社奉主車軍社社主也有功獻於是周禮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先愷樂獻於社有罪戮於是夏書甘誓不用命戮于社比如家人父子之出告反面而從事於其內庭非以是為希闊之典而行之也且重民之居而敬其食故其俗生厚而不遷明

命有功者而祀之故其民端慤而不鬼因物之常而寓其教訓故令行禁止而風俗成民日見上之親已而所施又無悖乎四時之序是以其上易為而其神易福也嗚呼古之求於社與稷者其詳如此非固欲神之而已蓋知至意誠無精觕表裏之異則散於事者可以知其政而寓於政者可以觀其禮此所以為不貳也後世與民相接者至簡矣惟其治財聽訟施於官府者然後以為政初非殺於社而降之若是者神固無與也里中之

社喧囂而醉飽惟其習儀蒇事存於有司者然後以爲禮雞鳴而行事未明而瘞若是者民亦不知也且夫耳目之所不接而欲變化其心術已不可得況所謂出火之早晚與來歲五種之宜否所息之物所救之變則其說既古矣兵農已分而師祭者遷矣是後世之求於社與稷者甚略也然據其存於今日者而尚論其故則其人蓋五帝之佐而其禮乃三代之舊生人之類所以得相収至今者賴其力爲多而前世祀禮之僅存者此而

已故猶相與守之而學者尤樂道之云爾長樂陳君曄來為淳安縣方是時議者以州縣社稷壇壝多不葺詔長吏修築守護月檢察之君於是即縣西二里故所謂社稷者并風雨雷師之壝更伐石治之且為屋者三以待事築墻七百尺而外閑之淳熙七年二月中戌既成而祭請記於顧顧為之言曰夫壇壝之費可能也長吏始至親謁而視之使者行部察修飾不如儀者此又甲令之所有也令明著之而吏或不務何哉彼其心私以

為迂遠於事情況欲推古誼以合之民事以稱國家命祀之意乎有以知其難也君之五世從祖樞密直學士以經行名當世始為仙居令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故君因上之命而知奔其事顧雖不識君然聞其聽訟平恕修學校治橋道溝渠又勸大户出田為義役類有意於民者因為推攷古社稷之誼以令之良有司為將有取乎此也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寧人登進士第以龍圖閣學士致仕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

象刑説

舜典曰象以典刑臯陶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有象刑矣而去古既遠説者不一荀況記時人之語曰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對對屨殺赭衣而不純也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武帝之策賢良也亦然白虎通曰白虎通漢班固所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象而畫之犯

宮者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凡此數說者雖不能歸於一要其大致皆謂别異衣服以媿辱之而不致於用刑此遠古而譌傳也禹之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特不殺不辜爾未嘗去殺也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豈嘗置刑不用哉戰國之時未經秦火已謂象刑者示辱而已無所事於刀鋸斧鉞也荀況既知其不然而亦不能别援古典以當其有無特能推理以辨而曰以為治邪則人固不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

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此數語者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揚雄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不膠言不膠柱而鼓瑟也雄以肉辟始夏則真謂堯舜之刑無刀鋸斧鉞矣此蓋漢世之所通傳故文武二帝詔語亦以為然也肉刑之制孔頴達輩集會傳記皆不能知其所起然而劓刵㧈黥苗民固已有之帝舜斥數其虐特以不能差罪而遂至於淫用爾則肉辟所起豈復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之刑五服五

用舜典五刑有服皋陶謨五刑五用哉服謂服其罪明有所施而此時未有笞杖徒若無肉刑其閱罪而五服之法服罪而五用其刑以何器具而行其論決哉況象刑之次每降愈下有流鞭朴撻若謂象刑止於示辱則是正麗五刑者反可以異服當刑而惡未入刑者乃真加之流鞭朴撻焉是何其不倫也然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而可他求泛說哉第世言象刑者不究其本而直謂畫象可以代刑則人不信爾夫子之言曰不

教而殺謂之虐莊周曰匿為物而愚不識見徐無鬼篇皆咎世之教飭無素者也蓋周人布刑象之法大司寇垂之象魏周禮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象魏雄門也小司寇宣之四方則既詳矣猶以為未也則有執木鐸以警者執旌節以達者屬民而讀者書五禁於門廬者諭刑罪於邦國者其上下相承極其重複正慮不知者之誤觸也以此言之則藉藻色以暴昭其可愧可畏者正聖人忠厚之意也世之有魑魅罔兩人固不顧與之相直也

然天地間不能無此聖人范金肖物著諸鼎以示之則山行草茇者知畏而預爲之辟也此其鑄鼎象物之意與畫象而期不犯之意同也夫謂衣冠之爲象刑固不足以得其實矣而亦不無所本也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鄭𤣥因有弗使冠飾之文而遂用以證寔其語曰不冠而著黑幪若古之象刑也夫象以典刑揆諸舜典則在流贖之先而加桎梏去冠飾質之司寇顧在五刑糾慝之外設使其制誠嘗輔

刑以行則不過若畢命之殊異井疆也秦人之赭衣徒隸也漢世之胥靡旦舂也本非正在用刑之數則安可以刑餘之輕者而證古制大典也哉且夫舜命皐陶作士而授以制刑之則類皆差五刑而五其服即五服而三其就（三就大辟棄之於市宮刑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凡所以測淺深綦嚴密無不曲盡而槩謂示恥可以去殺固無惑乎後世之不信也於是結繩理暴秦之緒干戚解平城之圍遂為迂左者之口寔抑不思有太古之民則結繩雖簡豈不

足以立信有舜禹之德則干戚非武亦豈有不能屈服强梗之理哉是畫象者可以昭愧畏而非以致其媿畏也欲知畫象之為刑助其必循本以觀乃有得哉

范浚字茂明蘭谿人嘗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赴閉門讀學學者稱香溪先生

悔説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誰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為過者亡矣且古人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

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曾子悔故曰我過矣我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大雅抑之篇）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復初九爻辭）悔非無過者也求寡過者也求寡過則終無過矣悔其可已乎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之為悔也過生於心則心悔之勿復失諸言行

而已矣過不知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愎改而憚焉命之曰吝愎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不既食之所止明即復焉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也改過而吝者違天而狥欲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蘧伯玉之悔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見莊子徐無鬼篇）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登進士第以待制寶謨閣致仕龜年學識正大善惡是非辨

析甚嚴自僞學有禁獨於闗洛書益加涵泳葢始終特立者也

戒聖性傷急疏

臣聞人主莫大於理情性理情性而王道畢天下可得而治矣昔漢元帝即位之初匡衡首以此為言曰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夫治性繫於人主而衡乃及巧偽之徒者葢正直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為懼從而救正之巧偽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為喜從而逢

迎之故欲治性者必知天欲知天者必知人若能知巧
僞之人而不爲其所惑則性可得而治矣如衡可謂知
言者也陛下聖性質直至誠無僞此三代令王之所難
得而漢唐以來賢主之所未有者唯是傷於太急書稱
舜曰御衆以寛(大禹謨)稱湯曰克寛克仁(仲虺之誥)寛於急爲
對者也君德尚寛則急非君德矣舜湯稱寛則急非舜
湯所尚矣盖言急則難信行急則難久令急則難從政
急則難繼此安可不戒臣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每事

從容唯近日進退人材之際微傷於急則人已不安矣及察其黜陟先後則若有成畫操縱取舍則若有機數傷急之中又損陛下質直之性臣恐有巧偽之徒誤陛下也臣嘗敬讀舉官之詔曰不植黨與此言何為有哉此必有所自矣自古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陛下亦記潛邸所講元祐紹聖之事乎夫能言人之黨者此人必有黨但欲黜君子之黨而後其黨始可進矣陛下臨政未兩月而小人已能以此惑陛下則必是

因聖性之急耳急則輕信輕信則易惑易惑則小人之計行矣臣願陛下自此遇事毋臨之以急而寛以察之有如聰明必能照見情偽則知近日之舉爲是爲非當不待辨而自判矣

劉光祖字德脩簡州陽安人登進士第官至顯謨閣直學士論諫激烈屢忤韓侂胄爭偽學之禁

論朋黨疏光宗即位光祖遷殿中侍御史入謝因奏言

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

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徳之閒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歴嘉祐盛矣不幸而壊於熈豐之邪説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絶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説而實未覩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

諫嗟乎以忠諫為罪其去絡聖幾何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中間善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往往納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

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税駕之所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登進士甲科官終寶謨閣待制傅良為學自秦漢三代而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

進周禮說序

王道至於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

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召誥之辭）處心積慮盖庶幾兼夏商之祚訖於暴秦略如其言是道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别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為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耳夫天命之難

諶非兢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同然非惻隱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劓刵人見康誥君臣相勑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於旬時至於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戍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即詠歌嗟歎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即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為之也畏天命焉耳即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

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尚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鄭玄鄭衆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為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鎮制度文為雖非周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浸以寬大

任子及於異姓元祐三年定宰臣執政遇郊許奏蔭本宗異姓親各一人取士及於特奏開寳三年詔禮部閱貢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得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謂之特奏名恩例養兵及於剩員太祖建隆二年詔殿前侍衛二司閱所掌兵揀其驍勇升為上軍老弱怯懦置剩員以處之甚者汙吏有敘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盖周衰雖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威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外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强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

為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宮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効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為之序如此

文王論

吾於書得聖人之人於易得聖人之天堯舜之典直而大湯武之誓曲而重伊尹之訓峻厲周公之誥優柔聖人之事亦略盡矣蓋至於易然後喟然嘆曰天下之難

極於文王文王之心見於易古之聖人迫之而後應求之而後得者吾聞之矣迫之而愈不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者吾未之聞也於此得文王之天且天下之不能謝者時也萬物之不能逃者數也日之夕也暝月之晦也魄露之朝也晞冰之春也泮其時至其數窮也固也彼天之雷獨何為其然耶方一陽之復五陰之剝也以理推之陰猶怙其盛而不卻以遜陽陽有寖隆之勢而無忌於陰剝復之交則陰陽之相戰也雷之擊宜先於陰

陽之戰而乃伏其聲於杳冥無用之表蟄跳踉叫號之物於不食不飲而不病以死之中又進而臨進而泰凡天地之間風之披雨之僾形不能自緘氣不能自秘而雷猶偃然文王取焉以重易之復而微其意於繫之辭曰出入無疾朋來旡咎噫彼之數也宜出此之時也宜入天下之勢又方來而不容禦從而爲之則於道虧郤而不爲則於民病出入之交必有受其傷者矣犯出入之機而不傷雖朋來也而可旡咎惟易之復也有之故

用其至神伏其道而蟄其民謝適至之時而逃旣窮之數噫禹不能避謳歌訟獄之歸湯不能使徯者之無怨故禹而辭歸者弗受之也則天下必以為異湯而徯死者弗恤之也則天下必以為忍夫使一人而有異禹之言而後禹從而聽之則人將以禹為要已使一人而有怨湯之言而後湯從而為之則人將以湯為要已夫如是則歸天下而不可以居是故禹不敢忍而後天下安夏湯不敢忍而後天下安商周文王也夷其明於虞芮

質成之後而避禹之所不能避化汝墳之婦人悲王室之如燬而無異心而使怨湯者無敢怨避禹之所不能避使怨湯者無敢怨而沒其身以臣於商迫之而不能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而天下之民率立武王而君之曰西伯之子也而不曰其要我也其厲我也噫禹湯猶人也文王其天矣哉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賜進士出身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才氣超逸尤長於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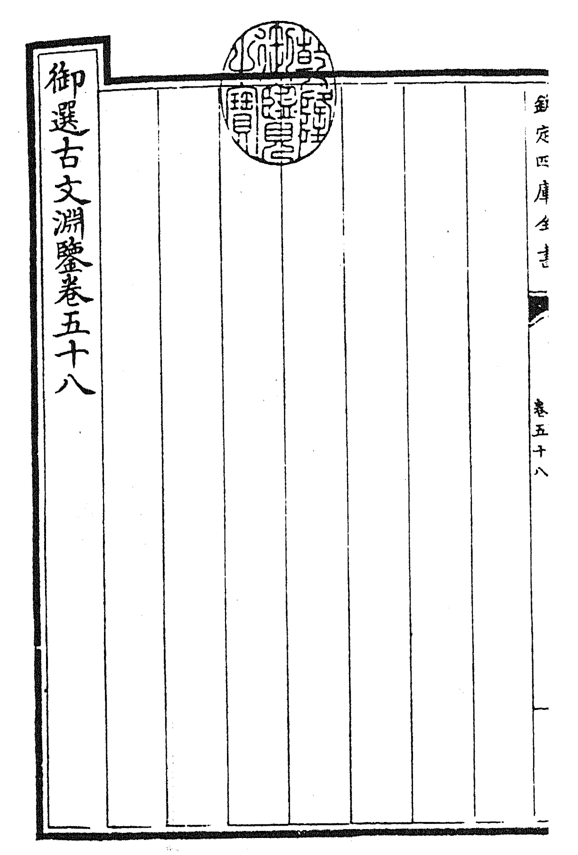
與尉論捕盜書

某昨暮聞以逐盜遽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許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昬夜伺便小刦比官知之則已分散逃匿無次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偏裨部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忽散如鬼物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為甚害所以久不獲也令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民時時遭刦亦不可云細事方其刦時執縛恐廹計民之寃與遭大盜亦有何異令日偶見一退卒説此事頗若可采不敢效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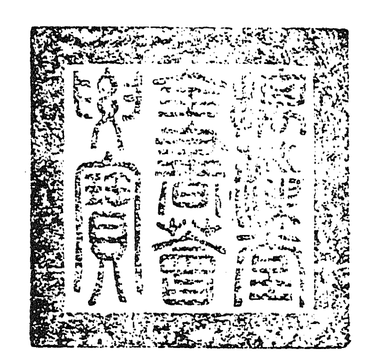
人以非職事故黙黙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没合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金帛必賣刦掠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盖自頃民言見賊官輒意其與賊通捕繫笞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為賊計則多為捕賊計則踈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黙不敢以語比鄰而況於告官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在十步内官兵終不得知某思其言寔中

事情亦嘗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爲人幾何逐捕十許賊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誰肯爲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畧願足下曠然無疑於胸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知守故常也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古然近世至賊殺平人以爲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獘始更制凱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最而已繇是妄殺之禍十去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尚可改以便事

而況近歲妄庸者所為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藉遣去即度其不妄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縱跡益露勢益窮蹙遠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策之秋暑夜次自愛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廷棟